

爱

崇高的爱

张惠芳 著

内容介绍

您想知道三毛的诞生吗，您想懂得世界巨塑的精魂吗，您想了解“煮书”的甘苦和导演的“秘诀”吗，还有许多让您感叹感奋可喜可交的朋友，都在这部书里，请您随作者进来采访吧。

这是一部人物特写集。其中描写的有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家、艺术家，亦有各种不同的平凡岗位上创造生活创造奇迹的劳动者、改革家。作者艺术地摄取了他们壮丽人生的瞬间，真实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追求、情操、个性、风采，开掘了生活的真善美，同时也鞭笞了假恶丑。作品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明快，哲理性强，既有磅礴大气又有娓娓抒情，篇幅多短小精悍。作者成功地将新闻与文学融为一体，并进行了理论探索。



作者小传

1941年农历九月初四出生于临颍县影台寺村的小茅屋，风雨中生命力就很旺。1965年7月开封古塔下读完大学中文系，到今日的河南日报主任编辑，她获得的全部财富是新闻和文学两种武器。27年新闻格上的耕耘，收获的是两鬓霜花。

“真真诚诚做事，正正派派做人。”这是她写在心底的箴言。她满腔热诚地为创造生活的人们塑像，人们也塑造着她和她的作品。

散文处女作“太行青松”被收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1981年出版了描写淮海大战的长篇小说《歼魔历险记》。1989年出版了报告文学散文集《船夫曲与玫瑰花》。1990年她以忠诚和奉献获全国绿化委员会首次颁发的“全国绿化奖章”。“泡桐林”获人民日报优秀报告文学奖。“不寻常的起飞”获河南省优秀报告文学奖。收入本集的“殷墟新文化”获“中国电子杯”一等奖，还有多篇获《河南日报》等新闻奖。

序

冯 健

初识张惠芳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是她那可能是从大学读中文系时代起陶冶造就的文人气质和女性的恬静、温馨，及至读过她的新闻作品，才又进一步看到了她身上具备的新闻工作者的品格。

首先是她对客观事物细腻而敏锐的观察，也就是她自己所说的：“记者应有一双1.5的好眼睛。”

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他从恩师福拜楼那里继承的写作箴言是：“观察，然后再观察，再观察！”福拜楼说，比如有30匹马，你如果要描写其中的一匹，你一定要描写得使别人一望就认得出是它，并且知道它与其他29匹不同之处何在。

严格地讲，在新闻写作的描写上，每一件客观事物只能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形容词。记者的本领就在于找到这个最恰当的词。这就要求记者进行观察、再观察。这一点，同文学描写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新闻作品里的描写必须真实，不许虚构。张三的帽子就是张三的，不能张冠李戴。

张惠芳同志笔下众多的新闻人物，有科学家、厂长、工人、教授、农民、画家、医生、演员……可以看得出，不论是谁，她都细心观察，精心构思，悉心着笔，力求把握在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人物的个性，避免“千人一面”。

她走进著名画家张乐平的家。张老耄耋之年，银发满头，书架上陈设着布缝的老虎泥捏的牛，石刻的螃蟹玉雕的鸟儿。惠芳凭借观察，这位长者的慈祥和蔼及他那颗纯真的童心，于是跃然

纸上。

她走进崇山峻岭中的猕猴桃种植园。藤蔓缠绕的猕猴桃株，柔中见刚，花香果硕。伏牛山春花秋实20年的风雨磨炼了猕猴桃专家朱鸿云夫妇的倔强性格和他们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惠芳凭借观察，捉住这对夫妇的一句自白：“我俩就是一株猕猴桃”，表现了他们在特定环境里的性格特色。

她到黄河故道去访问农民杜培岭。这位青年汉子，领着乡亲们向大自然搏击，把黄河决口留下的贫穷和荒凉，改造成了绿色台田和波光潋滟的鱼塘。惠芳凭借观察，抓住杜培岭家壁上的织锦《猛虎图》，引出了杜妻那句点题之笔，也是点睛之笔：“他的性格像老虎。”

不同的立足点，观察所得是不同的。人民的记者，观察的立足点在哪里？惠芳说，她写出的东西，“离不开娘家的土壤”，人民的“精神、理想、品质、气质、生活，像母亲一样哺育了我”。她讲得好，讲出了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

新闻工作的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扎根在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共冷暖、同脉搏，写出的报道才有可能为群众喜闻乐见。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人民的记者要萦怀历史的责任感，站在潮头“弄潮”，而不是立于岸边“观潮”，才写得无愧于时代的报道。

那位炼油女工程师陈道北，走着一一条布满坎坷的路，有人往她身上扬尘泼水。但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追求支撑着她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惠芳以火一般的热情向社会发出了“生活不应该亏待她”的呼喊。

那位自学成才的张一平，戴着莫须有的罪名，两次坐牢，四次停发工资，八次被抄家。而他，始终不改初衷，年复一年地潜心钻研汉画和汉代建筑，为修复医圣祠作出贡献。惠芳义无反顾

地拿起笔，火辣辣地指出：“干的干，看的看，看的对干的搞诬陷。”在那“贴上八分钱，叫你忙半年”的岁月，有的人唯恐对此类麻缠事儿躲不开呢，一个记者缘何挺身而出？这是她作为改革事业和创造崭新生活的“参与者”的投入。她表现了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可贵品格。

也许有人认为，干新闻这一行，游遍名山大川，见多识广，必定活得潇洒。其实不然。新闻工作者诸多酸甜苦辣。我国著名记者、政论家邹韬奋说过，新闻记者要有三不怕的活动力——“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

“要有入虎穴得虎子的魄力和勇气”。这里他突出了一个苦字和一个勇字。记者的道路，像人生的道路一样，有玫瑰，也有荆棘；有坦途，也有险蹊。有作为的记者，总是在艰苦的劳动中品味乐趣，他们应是涉足于生活的激流，站在时代的峰巅，付出代价，把美好奉献给人民。这代价，就是马克思早在《资本论》法文译本的序与跋里指出的，在崎岖的小路上，不畏劳苦，向光辉顶点攀登的精神，也就是韬奋说的“入虎穴得虎子的魄力和勇气”。

张惠芳同志说：“大千世界之奇伟、瑰丽，常在于路途险阻而人迹罕至之地。”她作为一位女新闻工作者，正是胸怀着这种魄力和勇气，不让须眉。

她已经这样做了，相信她将继续这样做。她的笔下将会不断地再现大千世界的奇伟与瑰丽。

1992年6月29日北京

目 录

	序
(1)	她为什么离婚
(12)	他为什么要走
(19)	奇 迹
(22)	赵明恩轶事
(28)	殷墟新文化
(35)	我是一株玉米
(40)	黄河，矗起世界巨塑
(50)	华 魂
(57)	鹤发童心
(60)	火辣辣的昨天和今天
(63)	飞向新高度
(66)	严冬过尽绽春蕾
(71)	长日挥毫起迅雷
(76)	文坛佳友
(85)	煮 书
(88)	植根常绿的土地
(90)	烽火岁月
(97)	美丽的白菊
(100)	馥荔花香
(103)	春 歌
(106)	从天云山到芙蓉镇
(111)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
(114)	半个河南老乡

- (117) 努力塑造中国的男性美
- (120) 巧遇“红娘子”
- (123) “上帝”和“天使”
- (126) 银环又进“朝阳沟”
- (129) 清凌凌的水……
- (135) 无影灯下的深情
- (139) 白梅一枝春已多
- (142) 回春
- (150) 缅怀与自责
- (153) 玉板牡丹
- (163) 闪光的珍珠
- (169) 成服装新潮之美
- (172) 爱美小夫妻
- (175) 欲穷千里目
- (184) 降“怪”记
- (196) 种子的力
- (201) 高原采回的花束
- (207) 大河上，宝石花绽开了
- (211) 崇高的爱
- (224) 河洛传奇
- (243) 惊险一跳
- (246) 白马驮经之后
- (249) 视境与热线
- (252) 艰难的起飞
- (256) “柏香”飘香
- (259) 你为什么喜欢猛虎图
- (263) 太行青松
- (269) 金牛山风采

- (275) 美的丑人
(278) 唐知县的几件宝
(283) 发木，发木
(286) 伤疤
(289) 猕猴桃夫妇
(300) 河南老乡在深圳
(304) 德高·雅兰·金钢钻
(310) 零丁洋畅想曲
(316) 梦的怀念
(323) 相见时难别亦难
- 人物采写初探
- (337) 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可乎？
(340) 泥土·鲜花·风雨同舟
(343) 心诚则灵
(348) 前奏曲与共鸣
(351) 要有一双1.5的眼睛
(355) 抓住“这个”
(359) 后记

她为什么离婚

上

她为什么离婚？

这，连她也说不清。

“如果他不先遇着我这个陈道北，而是别的女性，他或许是个好丈夫。”

为了听她内心深处的独白，我情愿牺牲了一场好电影。坎坷的人生胜于艺术。

“啊，《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很悲壮。世界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是很悲壮的。”她望着窗外渺茫的星空若有所思……

21岁生日时，她考虑的是生与死。

那是终生难忘的1965年1月20日她生日的夜晚。北京石油学院的操场空空荡荡，冷得出奇。她瘦小的黑影幽灵似地转悠。风刀雪箭，幻化成无数道冰冷的目光直向她刺来。白天的台上，她的头垂得低低的，而此时，她的脸仰得高高的，面对灰茫茫的苍天呐喊：我有什么错？彭老总的万言书有什么错？——她致命的优点是认真。而郑板桥老先生的衷言却是

“难得糊涂”。更致命的是她父亲是台湾人，1947年参加求民主反独裁的“2·28”起义，死在高雄狱中。

有人说，她父亲的问题闹清楚必须等到台湾解放！天呀，父母不生我该多好！

她几次走近操场一角的小屋。黑洞洞的破窗如同恶魔的贪婪大口。里面窸窸窣窣似有响声，她打了个寒颤，浑身汗毛直竖。她全身麻木了，头脑空空的，失去了意识，围巾何时飘落也不知道。就这样整整转悠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人们发现那个小屋的梁上吊着一具僵硬的男尸。

她从恶梦中惊醒：自杀是愚蠢的。

说也奇怪，当她横下一条心时，竟变得乐观了。

1969年冬，她工作的石油设计院从抚顺迁移到伏牛山的窑洞里。如同经受千里风雨的小鸟儿，她有了个虽简陋但充满温暖的小窝儿，好梳理羽毛，生儿育女。又象冲过惊涛骇浪的小船，希图着宁静的港湾。她满足于淡泊无欲，决心当好贤妻良母。男人跑几十公里去打柴，买油盐酱醋。她在家做饭、洗衣、抱孩子，缝缝补补，勤俭持家。彼此相依为命，倒也和谐开心。但人却处于“第三状态”，即健康和疾病之间。

不久，小窝又随单位迁到洛阳关林。破漏的板房，坑坑洼洼的地上堆着沙子，墙壁潮湿发霉的泥块一批一批往下掉。与山里的窑洞相比，算是从地上跳到席上。带着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气势，不用挥戈扬刀，只需把裤腿卷过膝盖，散乱的短发用白帽子罩住，就赶紧修窝。她和丈夫把沙子铲出去，把墙一点点抹平，又刷了一层石灰，收拾得干干净净。她为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满足，就这样熬下去吧！

有一双严峻的眼睛在盯着她。

“你小小年纪，难道就这样……下去吗？”

炼油专家赵老师在“这样”后面省去了“沉沦”二字。她的

心痛苦地抽搐了。

赵老师那棱角分明的脸庞是严肃的。他为人正直，脾气倔强，内向而沉郁，不苟言笑，有着老知识分子严谨认真的特点，话出口分量很重：

“人最可怕的是自己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高尚的追求。庸碌一生，是会后悔的。”

她心里的暂时平静被打破了，开始翻滚起热浪。

“赐给我雷霆般的声音，
使我斥责的言词能够永远震动
这后悔的历史的脉搏。”

她记下泰戈尔的诗句，是向自己呐喊。

家，原来是和谐温暖的港湾。

夜晚，灯光融融，笼罩着静谧温馨和孩子甜美的梦。她本该守着丈夫织毛衣，做针线，可她却开始一个人关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跋涉于另一个世界。成堆的书籍、图纸占领了床板、案头。大江里穿透黑夜的灯塔的红光吸引着她，她寻觅着，觅寻着理论的航线……她可以坐到天亮，可以和衣而眠，有时合一眼爬起来再干。如同千万年沉默在地层深处的原油，一旦升上地面，就要释放出蕴藏的全部能量，在燃烧中不断升华、升华……

她感受到周围的热力。科学上的合作如同双人舞蹈，配合是需要默契的，默契会迸发出智慧的火星和艺术的灵感。她和赵老师就合作得很好。她发现一个主攻点，有强攻的快劲儿，而他则细致周密，为她补充和完善。这位燃烧专家象父辈对孩子一样拉着她，逼着她干上来了。

还有史美生，炼油工艺专家，现在是洛阳市劳动模范，当初的身分是摘帽右派。他没有知识分子的老气横秋，一副运动员的架式，整天乐呵呵的。他母亲在香港，打成右派以后他去探亲，大家断

定他不会回来了，结果出乎意料，他如期归来。这就是赤胆忠心！

她不能不干。一部分课程她没学过，他们晚上放下自己的研究给她补课辅导，像家长辅导孩子，还把外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给她参考。她写出第一篇论文，赵老师心里高兴，嘴上却挑毛病，帮助改了又改。要去石油学会宣读了，他们又如同送孩子考大学，赵老师帮助画图表，史老师指导预讲，“记住，别太快，要突出重点，记住！”

第一篇论文打响了。一篇处女作往往会引导出一位名作家。

啊，一种真善美的合力，如同春风般鼓动着江上那只船。

夜阑，澄空中一轮明月，如银盘，似碧玉，朦朦胧胧的清辉轻轻流泄下来。窗内，她的思路也在畅亮地流动。

突然，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来到了门口，停了一下，又离开了。她感到了背后那冰冷的目光。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崇信：“两颗相爱的心灵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从何时起，她隐隐觉得，那种“神秘的交流”淡漠了。一种阴云正悄悄笼罩头顶。

“你干吧，我情愿作出牺牲，支持你！”历史要求每个人去补偿、去开拓时，他曾对他说。

“你不干，我可是要干了！”过了一段，她又说。她恨铁不成钢。

希特勒的逻辑是：“男子的世界是国家；女子的世界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属。”

而她对此来了个彻底否定，她的世界是拥有男人的和女人的。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人家天生对你的能力有怀疑。女同志必须有绝对的、压倒的优势，人家才承认你强。稍微强一点不行，得有杀手锏。但女同志的羁绊和负载又特别重，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她对我说，无限感慨，镜片后那双秀目灼灼发光，透出聪慧与倔强。

事业和家务相比，孰难？当然是事业难。事业能搞得好的女人，家务也能搞得好。作为一个自然的、社会的、整体的人，她有充分的温柔，身上的女儿气很浓。她不仅会把孩子的衣服小的接大，大的改小，又颇懂色香味俱佳的烹饪艺术和各种营养成分调配，更喜欢刺绣、勾花，她做的麦秆画很漂亮，牡丹春晖、红梅傲雪、青松奇石……现在她住室的墙上一幅牛角画就透出了她的情趣：那赭黄色的山石后一枝红梅悄然开放，雅典素朴，一个深沉端庄的淑女凝视着远方，怀着期待，静静地深思。这似乎是她的画像。她还存放有七彩绒线，构思好了几幅图画：用金黄色绣上金字塔，黑色绒线绣上司芬克斯像，冷眼看着正在点燃篝火的阿拉伯人。人生，不再是神秘莫测的了。或者，绣上茫茫大漠，瀚海里有队骆驼在艰苦跋涉，前面是绿洲还是海市蜃楼？那气魄一定要恢宏浩大……

可是，她不得不把宝贵的时间节省下来，用在她的炼油上！家务与事业相比，孰大？事业大。一个女人的精力集中在事业上时，就没有兴趣成为理家能手。

因此，能源不危机，她的家庭出现了危机。做贤妻良母，固然好。东汉孟光吃饭时总把盘子捧得高高地递给丈夫，以示恭敬。这个典故虽为她称道，但她忙起来顾不得吃饭，哪还顾得效法古人“举案齐眉”？她曾抛弃了那个沉湎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自我”，发觉泰戈尔的话是对的：“缠扭着家庭的人，命定要永远闲卧在无灵魂的僵硬的生活。”

可是，丈夫脸上的阴云越来越浓。冷漠，可怕地滋长着。她得了心脏病，辗转病榻，心也冷到冰点以下，难道他把我当成了包袱？冰凉的泪珠无声地滚落枕上……

爱情，这个为诗人狂热赞美的字眼，她压根儿并不曾盲目陶醉，如今面对这一切更倾向于哲学的思考：“伯牙摔琴谢知音”是朋友间的事，而爱情更是情、美、志、德多维元素的组合，志

趣才是精神的磁石，感情的灵魂。没有互相理解就没有爱情，这种婚姻是苦恼的。

“咱们既然生活在一起已不感到愉快，就分手吧。”她很干脆。

“那我不能要孩子，要不，再成家条件就降低了。”对方也很坦率。

虽是和风细雨，却如霹雳震天。如果说起初她还有点依恋的话，此时变得坚决了。

“孩子是我心头肉，我还舍不得给你呢。”她又恢复了平静。她从恩格斯的话中得到慰藉：“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幸事。”

他们客客气气地分了手。有说有笑来到民政局时，人家还以为他们是登记结婚呢。

他最后赠给她的一句话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谁知，铺天盖地的大风暴就此而起，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下

“一个女人连丈夫都不要了，一定是作风不好！”

这是诋毁一个女人最厉害最常用的一手。

于是，按图索骥。

“她跟××一起搞研究，晚上还在一块，很难说……”

恰巧，她的老师申报高级工程师，在培养人才一栏里有陈道北的名字，这就又给那些长舌妇提供了轰击的目标。在人类的劣根性中，嫉妒能产生疯狂的仇恨。一时间，伸得长长的嘴，嘁嘁喳喳，快意、过瘾。

“瞧，陈道北成了‘人才’！”

“哼，不出两年，他们干些什么就昭然若揭。”

谣言重复三遍似乎就成了事实。许多熟人见她都把脸扭了，一些领导也相信“无风不起浪”。

她领着两个幼小的儿子搬进一间半破房里，外面大雨，屋内小雨，墙已倾斜了，经鉴定不能住人。在上级文件规定里，她作为台胞属于照顾对象。如能将就过去，她是不舍这个脸皮找领导的。

“你只配住母子间、集体宿舍！”

“我不属于那种情况！”

“你属于哪种？”

“我是残破家庭！”

“你还可以嫁人嘛！人家生私生子不是跟你一样吗？”

她受到莫大的侮辱，火冲脑门，但她扭头走了。我若跟他吵了，只能说明我水平比他还低。——她高昂着头，心里却无限愤慨：离了婚的女人咋这样难！过去听人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果真如此！

她愤怒锐利的目光直逼一些可悲的角色，带着蔑视和辛辣的嘲讽：林则徐烧鸦片，烟鬼们连忙贪婪地吸几口气，嘴里还说：“烧得好！烧得好！”这叫过干瘾。闲得无聊的人才说东道西。你们研究出什么成果？对社会有多少贡献？咋不关心关心你自己！

她要以雷霆般的声音还击。可是，向谁还击？流言是伤人最厉害的一种力量。没有一个人迎面来指责你，不给你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一点还不如法庭上一个犯人。这是最难以忍受的呀！难怪有人会得神经病，会自杀。

自杀？她毕竟不是十多年前的她。也不是陆文夫《井》中那个徐丽莎。小时，看古典文学作品多了，自己好比成个“林妹妹”，故作多愁善感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这首词绝了。

亏得她多经磨炼，对什么也满不在乎。开封相国寺那个笑容可掬的欢喜佛前面不是有副对联吗？上联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能容者自乐。生气是对自己的惩罚。发愁是无能的表现。

有人劝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她轻巧地回答：“苦海渡过去，不也是岸吗？”

“有人向你头上抛掷尘土。你沉默着。等待到明天，他们会向你献上花环。”——泰戈尔在鼓励她。她充满自信。

离婚后，对方并没有按法律规定给孩子抚养费，而是忙着添置结婚家具。娘儿仨只靠她一月50多元工资度日，一分一分抠着花。生活苦一点，但人都是要争一口气的。只是苦了两个孩子，大的12，小的10岁。

有一次，她从兰州归来，只见小二躺在床上。

“你咋没上学呀？”

“哥哥说我病了，要我多喝开水。”

可怜的孩子，额头火烫火烫的。嘴唇起了水泡，床头放着啃碎的方便面。

她的心也碎了！“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她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泪水。

“妈妈，你的实验成功了吗？”嘶哑的童音纯真亲密。

“成功了！成功了！”她狂吻着儿子，泪水沾在那发红的小脸蛋上，是涩苦的，也是甜的。

“妈妈，你放心走吧，我们长大了！”每次出差，他们总是大人一般对她说。他们为母亲的事业感到骄傲，与同学争论问题，总是理直气壮地说：“妈妈就是这样说的！”她感到无限宽慰，孩子不仅需要生活上的照顾，还需要母亲为他们争光啊！

“你害怕吗？”当流言黑云般压来时，她所尊敬和感谢的赵老师这样问她。这耿直的老汉所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平平静静，只是不免为年轻人担心。